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吴鐈

鶴山集卷二十

宋 魏了翁 撰

奏議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臣乃者一再獲侍緝熙殿燕閒伏蒙玉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恨未有以報塞今積精儲思凡得十事以仰承清閒畫一條具庶便乙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惓惓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
星晝隕其占為覆軍為陰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
微垣其占為饑為逆為喪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
為兵為秦強為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
也而火迫內垣尤為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
入東井夫孽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己
懲回天怒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予人皆以為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為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羣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霽每有禱祈無不響答而臣嘗以為此特淺之為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兵大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

而徐邳覆軍二月而恵冦作亂三月而黄陂逐將四月而建卒違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誕禍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為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故未嘗不知畏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

里長途所接州縣民吏語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決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誠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

為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宫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册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破歌聲分剖節度窮極幻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名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宫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沉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臣嘗以為此二賛葢班固直以為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宫庭屋漏之閒而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

而居乎深宫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
交攻於内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
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
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
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
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自謂曲房隱
閒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
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

庶民固莫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賛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亡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臣伏見陛下慨臨朝之既久憤積弊之未除内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戮力新美治功小大之臣改視易聽若有再睹升平之望此天與陛下以轉移人

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讓遜未遑事多牽制析六房而為二既多窒礙分小治於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年間韓史用事左相如余端禮京鏜錢象祖或二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為丈夫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常是並相於是更相疑忮而分朋植黨者又各扇揺是非一則為縱容子弟賔客之説一則為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賄賂公行之餘而鄭清之能以亷儉首變貪風方姦凶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婉辭

陰主善類今所得之謗乃若反其所長為二相者安得而不辨然而古人事業惟有聽規諫以自防閑橫逆而自反不以尤人也臣嘗妄謂與其遠譏恥謗必詰其所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為自防自反之益而況輪日當筆聚堂僉決此二謗者將有不待辨而自弭不然叔出季處託為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牢落之久其勢必至獨相是謗者之計得行而並相之舊典終不可復惟陛下申諭大臣而加儆焉

貼黄

臣竊聞喬行簡嘗於陛下之前自言未嘗薦引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謗既無用辯近又聞鄭清之以出入材館之客受賄撓法付京府鞫治又以見前後致謗之因清之有不盡知也若二相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姦人無所用其間而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以自解伏乞睿照

一臣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羣枉之門開敢言之路天

下誦而歌舞之然臣至郊闗之内則所聞浸異猶不以為信也及閗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寛未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臣恐有甚於拒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争争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

以後此風遂泯然猶間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幸頼陛下力掃積年喑嘿之蔽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丕闢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怠於初也伏見孝宗皇帝於羣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置于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

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也惟陛下特出臣言而申儆之

一臣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羊

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麑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子者為忍而放麑者為仁古之覲人蓋若此臣去歲封章嘗言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天功以為已力因援叔孫昭子之於豎牛漢文帝之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文帝之於徐羨之傅亮乞陛下以公滅私未知聖慮以為何如也今臣不敢遠引前代久遠之事試以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大必取謀焉恩平之去孝皇之立浩有大功

即位之始而相浩僅四閱月而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僅九閱月俾奉内祠夫浩雖有功於孝皇之身而不能掩其權譎之心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之前後當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之法也陛下不思孝皇棄浩之意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畧有施行是舉也得母戾於孝皇之意乎今圖回宗社大計將有定論願陛下先事致思以為久安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一臣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為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陜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或召為三司副使或就理資序外為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惟諳歷險艱亦以過絶覬覦不然奚為若是之繚繞不快人意也自比日以來選用制閫太輕夫人皆可為之故有望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揆之資望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比尤選授之所當謹也其在先朝知益

州守不過一知郡耳猶必用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謹重若此况制閫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京口之冦外摇江淮内廹京輔此非小故也陳韡聞變即遣精鋭三千擊之於茅山死者不下五百人其生擒以歸于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綏静一方亦為國家稍雪累年招安之恥此當速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賞而日復一日未聞有所

旌異識者惑之而况恵廣之冦亦頼建康將士之力此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以悠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非有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虛實功之輕重夫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立決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將帥在軍蓋以錫命為寵若悠悠不行則人情解體謂王之無意於萬邦也况今事變方殷軍情反覆高郵之冦阻兵負城賞罰無章何以使人或又謂建寧

之賞今亦未行此正歐陽修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陛下速圖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柚取戰艦久而不返此又聞沿淮舟師已為沿江柚回萬一有警臣恐江自為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為淮而不恤江之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維揚與建康異論襄帥與淮西異論興元與蜀帥異論深慮置間左右以相伺察遣人中都以相讒毀此何時也而内外睽離若此此

事所闗不小臣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國毋相猜疑以誤緩急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早圖之

一江陵為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移制司于襄陽後來遂為定制自故相於制置使銜增入安撫二字由是遂以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置司湖北安撫既為虛器江陵太守遂為列郡事權日削財

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守升帥且兼制屬其為削也滋甚脫有緩急如開禧間敵圍襄安肆掠于隨棗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力可以援之乎萬一狡寇有謀以輕兵綴襄安而重兵薄江陵則吳蜀中斷而國之危甚矣始因故相有所偏係不恤大體今久而漸失初意戾舊章此亦目前所當更張也惟

陛下加之意

一臣初對内殿之日嘗言王畿千里之内守衛空虚因

請平江增一重屯庶張聲援以陰制内外諸軍陛下
既然其言尋聞廟堂以未有錢糧未有區處臣舊聞
浙西圩田一歲之入自可增招一軍然疏逺之臣竟
不得而知其虛實臣竊見溧陽縣張挺沈成嘗訴陸
子適奪其田産凡一萬一千八百餘畒獻之故相之
家其後江東漕臣欲令錢業各歸其間有至每畒僅
當官會二百者臣愚以謂若從安邊所代此二家出
錢贖業庶幾歲得田利亦可助招軍之費其同時豪

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竊計有詞至臺省者必非一人若令刷具並與代錢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之用亦以伸吏民久鬱之氣而給還元直仍不至有傷事體一舉而三利焉惟陛下亟圖之

奏乞叔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臣乃者抵冒譴呵輒有奏陳援引孝皇待史浩之法以告于陛下且念宗社大計將有定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為久安長治之圖臣因惟念此等大事蓋前代之所

諱聞惟仁祖高宗寧考斷然行之不以為疑今陛下仰法三朝蔽自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將來利害此不容不加謹審因遂事口陳伏蒙玉音宣諭謂已有區處臣雖不敢妄有奏禀竊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及退而聞諸薦紳間乃知先有御筆欲保全故相之家併飭臣寮毋得掂摭以全大體陛下訓詞雖不知何所為而發然臣謂圖回大計與保全故相此雖二事實有相關且范質不肯輕附太祖比在前代必取大戮而太祖終

身敬重位之極品陶穀以禪文奉太祖此在前代必爲元勛而太祖終身薄之不至大用大抵眞主之興天實命之非臣下所能制其于奪是故爲人主一言一動當爲後世子孫慮不爲一身富貴謀臣之所謂大計與故相二事正相關者臣之長慮却顧蓋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異意是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之意也夫不敢盡言臣之分也而能盡察臣言外之意則陛下之明也竊見先朝亦容有戒諭羣臣如明道詔書毋得言

明肅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詔書毋得言崇寧以後濫賞凡以父母之爲非人子所忍言故不得已而形之戒諭然而未有用之故臣者惟高宗嘗保全檜矣檜嘗有存趙之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賓客之濫恩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禁戢言者今陛下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此正不堪再壞之機況景祐建炎慶元故事方茲謀始乃首以此意見於訓告至於書故臣爵謚而不名則雖以國初佐命元勛猶未

有此也奎畫一頒中外驚愕臣又復讀聖訓欲令史宅之兄弟安分畏法益加戒謹而其末併飭臣寮毋復掎撓務存大體則自今論事之臣苟及三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掎摭矣且史宅之兄弟一二年來所以安分畏法亦謂人言可懼耳今先與杜塞人言是啓其不安分不畏法之端幾若前後詔旨自為牴牾者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決不可防而祇以啓紛紛之論重費陛下區處則反非所以保全之也臣愚妄謂御筆若

未行即速己之或已行出却乞収回删去前後數語以為史宅之兄弟之警乃所以保全其家而訓天下之為人臣者臣曩歳自詒罪戾瀕於九死幸賴陛下湔祓而振起之今又拔從孤遠位之華近實踰望表臣感激知遇恨無報稱豈願更為異論徒取嬰忤以再蹈不測之禍特以事關國體慮及方來幸逢陛下聰明豁達之主虛心忘我容受讜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消妖之補惟陛下赦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不勝宗社靈長之幸臣

俯伏寓居以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貼黃

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為矯激故親書此奏不敢付之筆吏雖親故間亦未嘗傳本庶以見内告外順之意

伏乞睿照

奏乞將趙汝愚配饗寧宗廟廷

第一劄

臣誠不佞陛下過聽使之待罪大宗伻典邦禮重惟國

之大事無先宗廟令祫享在即有當先事奏陳者儻猶以嬰禍觸諱為疑喑不一言臣為曠官竊見先帝未祔廟之時嘗下禮寺集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從臣之末為故相史彌遠言此無出於趙汝愚彌遠既是臣言而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之侑十有餘年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比議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喙亦足以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決

矣而未之決近者游侶上書宰相極陳汝愚決策定亂之大功又無所施行矣夫以寧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誼卓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者此瞭然如黑白之辯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悠悠歲月果何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勲閣畫象尚虛一龕若有所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臣始謂彌遠雖貪恣無藝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聞謂朝廷誤識權蠹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說者臣竊惑之臣歷考

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是既祔即配未有虛侑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光宗升祔而故臣如周必大留正皆亡恙故不得不以葛邲配蓋先朝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少遲歲月以需周留二相之卒也今陛下祗適舊章事無大小皆以祖宗為法而獨於事關宗廟者首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知視此為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歆也必矣方孝皇憑几之時嘗樂宅憂未有所付是時力賛祖后決策以授冢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軍

民將亂而遏已者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為乾淳接續氣脉正學正道為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為嘉定藻飾新政汝愚之力也而一旦欲以韓侂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所不予者紹聖崇寧之日曷嘗不與饗大烝至於紹興公論既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公非不可以勢刼而力操者如此而况汝愚定策宮省有功於先帝無

負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悟追崇贈𧰼錄用子孫歸然為一代之宗臣蓋有扶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黷貨之罪竊意先帝在天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窶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念為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陛下欲起袁韶而羣臣爭之欲保全史

宅之宇之而羣臣又爭之欲用史嵩之臺臣又爭之雖然此猶顛木之有由蘖一旦復生足可㩀而絶也今乃欲取其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既植枝葉蕃滋則禍本亂萌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烝則自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兹選事大體重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俟衆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下出令之誤則在朝廷之臣必將聨章累牘爭辯不置以費陛下區處用敢冒

犯斧鉞縷縷言之庶幾息響於無聲絶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纎翳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陛下深思而速決焉取進止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覩陛下親攬大政特須手書首以亷隅砥勵臣節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胥勸然而終以染濡熏習之久回適之謀淪浹肌髓鄙夫壬人頑頓寡耻貪吏僨帥誅求亡猒此風終未殄也乃者陛下特頒御

筆逺自廣南名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一頒中外胥慶
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當仕有官職而以
其官名之則不得以疾為觧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
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特為晚節計耳與之初辭宗伯
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有
焉今若賴其沈静廉退之節表正羣工亦足以革競鎮
浮廉頑立懦臣愚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
君臣之大義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

政則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臣無任區區

貼黄

臣妄揣聖意必謂臣言為然輒擬撰趣詔數語以備

親洒伏乞睿照

奏乞審度履畝利害以寛中下戶

臣伏見比日以來韃勢浸迫邊聲方棘擣鳳摇沔以窺

梁益駐豫城唐以睨襄棗攻蔡入息以闞光信楊婦聚

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温倡亂于淮西以撓吾圉而内

之諸帥方且相為敵讐當此之時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葢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未攜猶可憑籍扶持以永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孟者而行管商所不為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力過其議則幣輕已甚憂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怨嗟載路然則如之何而可臣嘗觀古之人君雖不免用民之力然必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見其猶有此心則亦亮其為不得已之政故以憫勞為悅

以見憂為喜者世亦有之今復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茍又無誠信慘怛之心以行之民其不觧乎臣嘗言之有位欲將人戶物力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以為然是說也蓋欲籍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望其指日增價一也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末見畝步苗頭之數只得衮同科敷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今若令上等先

納次及中等俟納及大半之後萬一楮幣頓復則下戶
或可畧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旨以示恤小之
意而條目之須乃未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輸納
則中下戶必市貴楮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皆朝
不謀夕獨不能豫爲之待乎臣又欲每路分命監司帥
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稍專才否易見今每路止擇一
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臣謂此事之行怨
謗紛紜决所不免若條畫明備奉行得人則猶可救藥

自數十年來大臣不咨訪侍從不論思久矣今宰執名從官至堂會議比四十年所創見然而利害之要皆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益矣臣嘗見杜衍出守永興時夏人初叛科調督迫民至破産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較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今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所言付之宰執俾為條目分命監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官對民戶截鑿

必先督貴近之家庶幾中下戸之產寛得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人心不揺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黄

臣伏見修内司所管田畆恭奉聖旨特降會子十萬緡赴封樁庫交納以備䖏鑾陛下既以此率先天下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上體聖意以為中下戸之倡則此令奚患不行伏乞睿照

鶴山集卷二十

鶴山集卷二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答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于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使吾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別國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

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為立國之規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强而脈已受病庸醫之喜而倉扁之驚也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肩袂摩接相與修明紀綱以為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姦憸權悪胥史輿隷不得以撓憲章後宮閹宦寵昵嬖御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

之失則大臣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閤小臣封章扣匭隨即正救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而軍政隳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獄緐矣一絲之棼而頭緒如蝟是安可不循其本而為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内則拔之禁近大臣試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遷以歲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為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俾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績用咸著

況祁若水能使老帥宿將屏氣懾息韓范諸人能使悍羌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效有如此者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帑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啟橫恩濫賞之門也紀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寶元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帑藏盈

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犴獄之寄列聖尤重既分遣朝
臣提點刑獄又間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
與審刑詳覆之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
也則令詳斷官不得避事桼煩朝廷乾德詔書列聖遵
守紀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慼度知
審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歷之間郡數
奏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熈豐大臣以私意誤國
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出其門廢

棄典章隳紊經制凡祖宗所以維持斯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衆證皆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動兵費財韶向充謼之徒出師屢敗使貂璫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為用則軍政失律矣鑿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置旁通簿以説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議論蠭起奏讞駁勘之條刪著無常鞫獄或由内降必傅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鋭意求治悉從更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

作新弊政也而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岐憸佞競進舉措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為之圖而紀綱之地謾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善計天下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撓於浮言朝變夕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狃於苟偷阿意順旨而無

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慶元之初嘗為變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静未幾又為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倖門邪徑抉闗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媚時好求容左右扣閽投匭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而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為出治之本者慮不動於耳目以為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夫安有為天下阽危若此

而充塞周行椋祿養諛獨無正人為上分明之姑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餘年矣舊臣宿帥日替月零驕將騃夫久縻廩祿未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奪於貨賄揀汰撓於請囑庸者有輸假貸子錢者有輸每旬宣限幇給銀會或以鐵錢兌給而規其倍稱之息戍兵之憤惋不恤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没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奴房廊

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後使
科抑幾同奴隷方時晏安而専事朘削士有離心而無
鬭志萬一有犬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可
不講求其故予聞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名對或覬節
鉞或圖移鎮傾囷𦈢橐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此其谿
壑之欲豈曰僅償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也姑以財
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地不能當天
下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而經制月樁

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錢千二百萬四川之鹽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校之祖宗取民之數不知凡幾倍矣而平居無事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緦緦然若不能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衹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為市扈農急闕而拘誘綱運反以致諸郡之闕而稍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為姦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窺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羊

亦不知所以為吾計矣是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后家之廟增於疇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椿內帑破壊阜陵之成規御前軍器脩內司營造之需闕撥無時比部不得而勘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侈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祖宗立法罪疑惟輕令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慮可憫皆得

以上于朝蓋慮其寃抑而無告也因循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廢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實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為奏讞之地獄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於朝廷者充曹WH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之間報可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瘐死者不可勝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可不講求其故乎守令務為姑息不肯任責而憲吏之於州胥

吹毛求疵甚至呵問勘官逮治推獄毫釐之差便入一案推結之文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駁難舉天下無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之興寔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也財用所以强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焉則紀綱之不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嘗申飭諸帥至謂專事朘削藉爲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極矣

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祖宗故事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深威望素著諳歷山川道路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條上斷自聖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以權而久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諸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為所指縱耳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以宣威則上下扞格舉措乖方

往事可鑒也況介胄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為聚歛又堪專委乎上旰食渴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内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帑藏不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内蓋外之入内有常可以考覈而内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近聞國使已徧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錢物名數誠能始自内帑取一嵗非汎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使别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

平時比部勘磨之具文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以紹興制度為率約為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萬萬遂可為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嘗申飭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讞之塗則省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可貸可殺而皆得以

上聞則朝廷固有好生之名而又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結録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夫憲司豈專以殺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申欲予之生則奏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為傅會而寃死長奸者乎三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

療之方矣然脈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强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强其國矣然紀綱不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庾翼從鎮而王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非之桓温議

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内之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衂間雖小有克捷實爲温裕借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講皆以在内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於内修而緩於外攘内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救弊如支傾極力撑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敵如奕棊當量彼已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内者人主恭儉寡欲淵然臨朝固未嘗有失

德而立政造事未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
行雖日御經筵親近儒生而罕垂懿訪日御便殿輪對
百官而未嘗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
亦嘗及此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
著旬歲之間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
之自為去就今一封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
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為所訴甚
至誣抗臺臣而快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為所慢甚至遷

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稟矣煩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旋踵尋即收用則賢否混淆矣千餘緡之贓褫爵竄徙可也而百餘萬計者或夤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卻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内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

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修戰艦蓄邊儲備犒賞繕城郭
文移往來項背相望曾未有釁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
若王師之將至不知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監邊設備
而已有之則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
則不當使敵疑疑則敵生釁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
利也今進言者皆曰金人困於韃靼而有危亡之形遺
黎不忘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發刷
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遺

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比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下閧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金人積衰之勢雖猶强弩之末然其奄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幽薊瀛莫之區地廣形强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凛凛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為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内治修明國勢增壯使精神之運固足以讋敵人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舉二百年祖宗之天下

以輕試於一擲之頃則舉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區迂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國家大事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

鶴山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鶴山集卷二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進故事

論儲蓄人才 七月十三日

慶歷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事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

伏自去年以來陜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兹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逞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設施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置處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

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又將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驚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伏望陛下勑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嘆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

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

惟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歷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陜專任西事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一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是常知乏才之可嘆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収並蓄如醫之儲藥

工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機之逕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畀夫未能射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為射御不已多乎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謂早矣而臣普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太早而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陛下與二三

大臣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也内之百司庶府外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儻謂其可采惟陛下速圖之

論遠人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賛抽軍回歸狀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賛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赴期同收京城縁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賛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

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
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
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
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
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
欣賀良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
欽溆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
解疑結彼吐蕃者頑獷成俗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

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懐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隂詐難御特甚諸種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凖之則彼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决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嬌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賛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延留持疑

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儲將帥之心懷光遂至
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
望蕃兵以寧内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
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頓
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
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若其失
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
擾實深彼若未歸寇終不滅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

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頑獷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為天下者不計寇讐之盛衰而計在我之虛實凡在域中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嘗逆示猜間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與為援而畧無防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内焉陸贄外焉李晟猶疑之不釋而獨於

尚結賛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入援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為助聽之不疑至於結賛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懐畏懼則德宗又以為憂以一結賛之來為喜一結賛之去為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為此凛凛也陸贄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為藉令倚仗結賛幸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況狠心貪狠狙詐横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遽為之憂喜乎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内維民之章修爾

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古之所謂待遠人者亦惟盡吾所以自治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秪見其害未睹其利也結賛既退旋復舊京初無頼乎蕃戎贄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頑獷之羣以貽後日刼盟之悔為千古笑至是而贄益有知言之名然已無及於損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復渝韃使已來而自卻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贄之所言者為今日獻願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治之

實而常為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待之也

論感民莫先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嘗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邦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

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裕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

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名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

邑里丘墟人煙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循致亂階變生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臣聞慼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下惟漢文最為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

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以告其祠
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和
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處
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己之重以周
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
一己之從此非可以空言聳動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
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
之間如云長於深宫之中暗於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

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循至亂階變興都邑此等言語雖以德宗强明自任耻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已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為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内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為朝廷

之不恤人窮也今幸陛下親攬萬幾而是弊也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他京口之變自逌入茅山之後漸已窮蹙可保平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怖可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直樂蒙蔽而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為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為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論襄黃二師閏月一日

寇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左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鬬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交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䦨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己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强暴凶狡有不容不弭耳而帖服苟惟無所可否務為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邪慶歷四年韓琦為陜西四路招討鄭戩為四路都部領尹洙知渭州狄青為涇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陜

西罷役而戮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獄成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善乎歐陽修之論曰宜命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令以城水洛有功故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遂已臣謂如修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盡

矣紹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
命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
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
府檄俊不受令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禀於朝甲可乙
否朝廷難之善乎趙鼎之論曰浚以將相督諸軍若號
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践行府命
不應尚禀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事
機臣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則上下之體統正矣襄黄

二帥比肩事主各效已見以圖補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鬭之慮審其如此則所關甚大此在朝廷所當諭以賈寇之事俾各釋前疑共濟多難否則脉絡不通緩急不相倚助如國事何惟陛下留意

論乞詔諸帥任責處降附安反側 八月二十日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九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他宅中馭外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置之於堂

輿之内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𣪠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横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邪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吴之歳徙内郡雜類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

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夫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異類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顧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絶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日者符離蘄壽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収名𥿄黥以備奔走種類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黄之間或以捜求王檝為詞或以収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中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聽其自為出入邪藉曰和好以成南北

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
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恼
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孔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蘇子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
患在几席矣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
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
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
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

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論黄陂叛卒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授蓋自

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

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絶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

能使頑悍革心梗强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

勢之强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帥不

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

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治黄州匪但控扼要害

實以兼總黄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悏分閫悏而可任

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范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

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令舍制閫不付而付之他司臣所未諭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劄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朝廷之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綏御以至於此坐以虎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

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養癰護疾不如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力圖之

鶴山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二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狀劄

辭免名赴行在狀 三月十八日

伏準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李𡍼魏了翁范子長並名赴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僭有辭免伏念某孤遠之蹤去秋以侍養不便力𣂏外補誤恩從欲畀守近塵萬里西歸今春僅至蜀口脫身風濤寇盜之區

謂將善還田里以需闕次而遽聞逆曦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陵以俟平定敢謂清朝東記憐其間關狼狽再須叙名自當聞命首塗即趨闕庭竊緣今來逆曦授首蜀道已通欲望朝廷將賜敷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替羅植闕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辭免召赴行在狀四月二十六日

照得某準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魏了翁召赴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僭具辭免伏念

其曩以跡陋久玷館學歲在丙寅以侍養不便力斵外
補誤恩從欲畀守漢嘉歸去蜀口適遭興賊之變亟回
江陵以俟平定繼叨収召聞命未幾復報誅賊遂具控
免申告朝廷一面起發沿途聽候棺櫬行至廣安軍方
被寢免之命仍奉所生之親以還里舍待次年餘方杜
門以便親醫藥忽又準令來新命在於寒遠實極寵榮
況聖上總攬之初鴻儒碩輔咸萃本朝么微晚生得比
望表自當聞命首塗即趨闕庭以觀更化之盛冀及明

時少容展竭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聞變往返泝沿令驚魂甫定若再為萬里之役必不能將親就養人子之義實非所安欲望朝廷特與敷奏収還名㫖姑畀真祠或仍與在外一合入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違初心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上四川制置

某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員額自數年來班次之久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此為極利路帥司嘗有申

請竟從中格制司又嘗刷具邊邑再以奏陳雖即報可
然猶候換給日方理須入月日逾者明禋肆眚遇赦二
年亦云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終未有以大慊士心竊
嘗參稽議者之說蓋曰人之精力有限今棄之於方壯
而用之於既衰急賢渴治宜不若此又曰所在縣邑類
多闕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自愛重者雖以選人
之貪懦右選之罷庸者亦得以例為之或委之於初官
之攝事者又說曰以三人奏舉闕陞又五人保任改官

夫八人者既以為可用矣則當汲汲用之乃反因舉主品格投之閒散至於五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若未有舉主則猶足以禄仕也是三說者誠士論之所通患然言之固已爛熟而朝廷卒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言者徒能為淹滯者慮而不知為國家事體惜耳某竊惟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守成法祖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容於𣃁為今君臣上下保治於小康動由舊章罔有改作

用能憑籍扶持躋世熙洽明效大驗蓋可畧睹然獨怪夫今日之事既曰動由舊章而獨於改官人待次一事本非祖宗舊法或者尚曰趲班放行恐非故事此某之所甚惑也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薦吏未甞限員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得薦人舉員雖寬條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人其事與今不相似其更不敢遠引止以慶歷以後明之且自慶歷視天聖舉員則既狹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數嵗日益增然選人磨勘應格

者猶不越旬日即得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者六七十人吏部即以為言治平二年又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儒為御史中丞力陳滞留之弊三月辛丑詔書即命輔臣圖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著令乃以五日引一甲每甲引三人葢專以班次積滞為慮元祐初政又慮垂簾日門謝或有淹延令崇政殿引見訖即赴内東門謝所以為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忽復元豐之制相承至於紹興末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

以八十員為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百員為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為額吏部侍郎黄鈞以為多寡不均乃通為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次者迨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十餘人至來春引見吏部以為請詔特令具奏引見由是更不限定年額夫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閲月耳當時之論已深以滯淹為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臣僚一時之請再定八十

員為額員額之狹蓋自此始而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之所未有也然員額雖狹而時有趲放只如近年楊端明帥蜀嘗以為請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議待班人一面作邑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之久者也且四川監司帥守每二歲約通舉改官三百餘員當有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絶長補短亦當有四十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為額故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宫約三百人四川

類試約百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人八十員以四分之一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之額今止以十五員為額則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東南一百三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八員改官是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未甞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久次其利害蓋亦曉然況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人改官每

以職司為慮今一年便有一班之數則改官者因此稍衆積滯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待次者不過一二年而止雖遞趲二年而尚有四年之積祖宗故事有罪者展年引見今舉員既足而五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為有罪之人似於明時待士之體有所未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為朝廷惜之意者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特未

有以是告諸吾君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修名偉望典領方面有如人才之久淹朝政之久曠比比皆然如某鄙説或有可采盍以上之朝廷有如慶歷故事闕
不越旬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見乾道三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為額不為東南四川乾道七年故事將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曰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求之近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趲放或

一面注縣儻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淹之歎凋邑無闕官之慮而於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闗甚大爲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貢既足當遷而黜之誚也㥶節儳言其知罪矣

辭免除直秘閣知瀘州狀

某倂被寵靈莫知攸措顧人微位下不當輒有控辭然念寓直省廬葢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之庸而某賦質窳㦗涖官曠弛既黜讞平之寄復塵漕輓之

司雖勉竭於頓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異東忽誤恩除還十三年策府之舊遊畀四千石列城之新命荷恩至此揣稱茂然儻徇出位之嫌弗控循牆之避雖逃公議汔愧初心縱以瀘南空官且令承乏豈容延閣異數躐畀非人碁見已擇日祇拜成命遵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秘閣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諡狀

照會其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荷聖慈並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黄爲故崇文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横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聞已曾下禮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觖望照得横渠先生奮乎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奥徧覽而獨造兼體而不遺其於

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祕示後學有巳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閒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閎司馬文正公則謂弟子誄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揚雄之流如荀況輩殆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

於朝或乞賜田或乞録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以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得其傳者而朱文公張宣公吕成公先已賜謚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其嘉定十一年内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新民善俗

所關不小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某伏覩慶元重修令帶職奉郎以上初遇大禮應蔭補子孫而陳乞蔭補期親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繼者若緘默不言則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譴輒有控陳以蕲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曰孝璹以祖母之

凡高黄中無子自襁褓閒取養孝璹爲子後來孝璹既知爲魏氏之子嘗欲歸宗卻因以請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禮部恐費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姓比歲本生父母殁了翁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蒙朝廷允許惟是生育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又念今官及帶職員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各該奏薦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攸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閒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

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取以爲嗣然嘗請歸本姓
吳主不許然既卒父喪乃表其子續還爲施氏後以奉
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揆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
生父嫡長子奉議郎高載與了翁係同胞兄弟辛勤一
第官未及員郎而卒有子斯謀在了翁爲本生父之嫡
孫親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禮了翁合該奏蔭緣
丁本生母喪有碍陳乞今再遇大禮了翁雖有二男並
係白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緣本生之恩未報

私心實有未安今來妄意欲將合得恩澤一資奏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憑藉寸禄以奉本生父母祭祀則上以彰聖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報親之心委非小補如蒙朝廷矜其區區報本之誠出於真切别無他覬即為敷奏特依所乞則續當依條式别具狀名保官陳乞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聞命自天跼躬無地伏念某階緣薄伎廛玷儒科作牧

作監雖久勞於外服非卿非監遽躐冠於庶僚逾於三年更迭之間兩拜元日名除之命荷恩異甚揣稱蔑如而況載筆右坳聯輝西省茲公朝之盛選而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慙久假莫之為而為者曷誤真除念明時不至於乏才雖成命奚嫌於反汗欲望朝廷鑒其衷悃賜以敷陳俾仍服於舊官圖終酬於異奬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乞祠申省狀閏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借有控陳某猥以空疎充員記注甕榮無補擬咎自招頃自八月以來忽染瘧寒之疾遽投剛劑速取痊平而留毒熏心緼熱不觧肺肝熏灼嗽逆上衝脉息沉綿肌膚銷鑠醫屢更而莫効藥已徧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清朝之簡抜重念某起䌓寒地早玷儒科大行皇帝慶元龍飛首被親擢尋以學官館職歴事嘉泰開禧既説外庸洊叨劇寄兹又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

羸頓之餘一慟幾絕幸蒙子告全獲餘生然而弓劒方新不與攀號之列几筵如在莫伸朝暮之哀哭泣悲摧益增疾狀矧嗣皇訪落之旦正始初精厲之時顧以疲駑之軀少伸臣子之分乃自纏於災疢曾弗遂於縻捐内愧私心外慙公議尚靦顔於乃位將速戾於厥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洞察忱誠之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還里舍儻未塡於溝壑尚圖報於丘山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冐蕭鈇之誅洊瀝忱誠仰干造命某適者力疾自陳願司叢祠少延旦夕之命愚誠未格尚閟俞音自揣位下人微豈應洊有重瀆而奄奄餘息生意索然敢復瀝陳上希從欲重念某得生多幸罕所疾苦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謁告庶殫勤瘁少補迂拙而今兹一病瀕劇不聊有生身遭惔焚命在絲髮矧六龍御天之始公卿百辟咸造在庭螭坳記言詎可曠職而某猥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痾形神支離氣血枯瘵非假以歲

月屏去人事一意休養則病根不解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日朘月削以速危亡伏望朝廷特賜敷奏矜其一再所請盡出血誠更無纖毫矯飾姑畀祠官之禄俾得以生還田里儻旬歲間浸有更生之望則猶能極竭駑鈍再効使令其情迫詞殫抵冒嚴譴下情無任延頸俟命之至

辭免除起居郎狀

倏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黖周行聰明

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冢宰掌治司馬掌政徧叨列屬之榮祕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庶僚之長遂晉聯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堦既分量之已盈致恫瘝之交怵重惟末品早仕先朝乃於刀劍之上賔不與冕裳之出俟況嗣皇新服厥命羣臣咸造在廷而當嬰疾之餘數上祈蠱之請素餐若此清議謂何宜居幽默之科盍誤序陛之逕左之左右之右慚無記言司過之能可不可然不然必有求去得還之誚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

於阽危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覆眎累陳之牘丕昭從欲之仁亟畀祠官改圖邦哲非惟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乞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僭陳危懇某猥由疏逖再點班行分量既盈咎災狎至去歲之夏暑氤所侵偶為庸醫誤下剛劑緼毒不解以阽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之請而愚誠未格反玷庨遷黽勉支吾因循留滯自春涉夏氣

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作乃自夏伏以後炎歊外攻氣類相求舊證復出肺肝熏灼嗽逆上衝曾經耗傷之餘所存血氣無幾至寒之劑寧容再試平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攸濟及今未甚不即哀鳴亟辭寵榮退就閒散則還延歲月寧望生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去歲累申畀以祠廟差遣一次庶休疲瘵以免危亡干瀆鈞嚴下情不勝惶懼

再乞祠申省狀

其輒犯威嚴再伸悃款其頃以炎歊所鑠舊疾復侵雖
形體未衰衣冠粗屬而根苗弗剪歲月滋深或卧興之
不時或喜愠之攸觸頭岑岑而若醉體熇熇以如焚自
揣浮危遽祈閑退而恍恂未格詔旨莫俞早夜以思進
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羣工洞然無疑倚以共事獨抱
戇愚之質無能損益於時雖衆集而不多雖百無而何
闕支持病體俛仰周行終亡用於明廷徒有慚於夙志
用是累陳私懇頻瀆公朝敢冀鈞慈特為敷奏假之祠

稟俾返故鄉若幸保於生還誓勉圖於後効

鶴山集卷二十三